

《給驢子牽著走的日子》

--- 給驢子壟斷了的週末 ---

本欄《倒騎驢週日談》，簡稱作《週日談》，是2017年七月杪開始上網。在《引言》中，我简单地交代了它的緣起。

沒想到，從那天起，每星期，總有三、四天，過着給驢子牽着走的日子。我行筆特別慢，每談的字數，雖然平均僅僅一千左右，然而從構思，定題，起草，定稿，及至上網，竟然要化上兩、三天的功夫！

自知行筆奇慢，因而想起寫稿奇快的高雄（1918-1981），就是香港五、六十年代那位知名的“小生姓高”。他還有得多的筆名，例如“三蘇”、“經紀拉”、“石狗公”等等。他寫的都是通俗題材，文字也另有一格，被叫作“三及第”（原為用豬肉丸、豬粉腸、豬肝作料的粥名），即文言、白話、粵語混在一起。去年（2017），香港曾出版了他的選集《高雄卷》。其實，他也寫得一手很漂亮的散文，像他的那本家書《給女兒的信》（全冊）。我曾有一本，可惜赴法前已掉失了。不知坊間能不能買到（不是選本）。

聽說，他寫作的最高峰時期，每天要為十多家報館撰稿，雖然都是短篇，但湊起來就有一萬字，連遠在北京的周恩來也知道他的多產。他有兩個女兒，都是我在香港大學的先後同學，姐姐就是我在《週日談》十六《恩師格林青》之二文中，提到的和我同級的那個女生（原文：“在為她寫的那封推薦書，開頭一大段，都是描述她穿著入時，講究打扮。到最後，才加插一句，‘這個學生，還值得約見面試的。’結果她第一次應徵就被取錄了！”）

好幾次，我在他家，看到報館派來的人在走廊“排排坐”，等他的稿！有人形容他寫稿，像開動縫紉機一樣，一手拉紙張，一手執筆，像縫紉機的針那樣，飛快的寫。但他不是摩登“老聃”，不出戶而能知天下事。他每天午夜，一定到外邊“宵夜”，與報界同業聊天，尋找寫作靈感。

我的生活方式，和他的完全不一樣。無論在鬧市裡的驚弓坡，或是寧靜的山居，午夜時，我早就去見周公了。與他的“縫紉機”寫作速度相比，我的是一針一線地慢慢地挑着。

自退休後，我的寫作，基本上只限於兩個範圍，《週日談》和《秦代史》。《週日談》，由於上網的嚴格時間限制，我得準時交稿。《秦代史》這個寫作計劃呢，要是我今天不說，就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我選擇了這個命題，是因為我認為，秦代六百年的興亡，是我們最值得借鑑的一段歷史。由於我不是正途出身，連在大學時，也沒有選修歷史的課程，寫起來非常吃力，速度也奇慢。例如第一章《秦朝興起於中國的東部還是西部》，動筆了已好幾個月了，初稿還沒寫出來。秦朝的興起，向來有東、西兩說。司馬遷說秦源於東方，近人如王國維則主起於西陲。近年的主流意見，又回到源於東方這一說。要梳理的資料可不少，想下個結論，更談何容易！

現在。感到可以告慰的，是《週日談》，到目前為止，尚未出現過脫期。我的驢子，還算一步一步的走着。